蟠虺



○ 刘醒龙　（连载 25）

郑雄刚走，安静就问曾小安："刚才你们屋里是什么声响？"

曾小安说："没事，我转身时，一不小心将巴掌甩到郑雄脸上去了。"

安静说："不小心有这么重吗，郑雄脸上的红印就像是烙铁烙的。"

一直躺着不说话的曾本之开口说："只要不是小安挨打我就放心了！"

等到曾小安离开了，安静关上门，才与曾本之计较："俗话说，会疼的疼女婿，不会疼的疼女儿。你心疼女儿也不能这样过分，难道你没看出来，她这是故意打郑雄的耳光吗？"

曾本之说："正因为不方便出手，才希望小安替我教训他。"

安静说："刚才还说没患老年痴呆，你再这样说话，我马上送你去老年康复医院。"

曾本之说："若是真的患上老年痴呆，第一件事就是将姓郑的小子狠狠地揍一顿。"

安静说："你这是怎么啦？为了一个破青铜重器学会会长，就将自己弄变态了！你也不想想，再过几年，不定哪天两腿一伸，就去了殡仪馆，人家还不是想当会长就当会长，想当省长就当省长！"

曾本之说："你不懂，有些事情以后你慢慢就会明白！"

曾本之不与安静多说，他坚持明天照常出发去宁波，理由是先前心疼是误以为女儿挨了郑雄的打，看见女儿不仅没有挨打，还反过来打了郑雄，这是疗效最好的救心丸，可以将心脏病彻底治好。

捌

对一个心事重重的男人来说，其他人所表示的敬爱会是一种不胜其烦，亲爱则是不胜其扰，深爱就成了不堪重负的负担。

曾本之到宁波头两天的遭遇正是如此，郑雄的谦卑问候，曾小安嗲声嗲气的关切，最后是安静蛮横无理加上柔情如水的呵护，让曾本之不得不尽可能晚地打开手机和尽可能早地关掉手机。让曾本之最心烦的是，这些短信与电话，十次当中，至少有九次询问他的脉搏次数，剩下那一次，不是问有没有胸闷，就是问有没有头晕。

马跃之就出主意，让曾本之主动发短信回去，认真报告自己的脉搏、血压、喝水、吃饭以及排泄等情况。短信一发，果然就平静了。

为此，曾本之多次表示对马跃之的佩服。

反过来，马跃之更佩服曾本之。他俩一到会议的报到处，就被与会的同行围住。那些人是冲着曾本之来的，对马跃之只是顺便客套一下。他俩住的房间也是与别人不同的大套，即两间卧房共用一间会客厅。待到会议的最高主管来房间看望他俩，恭敬地表白，住宿和相关人员邀请全部遵照曾本之的提议办理时，马跃之才明白，所有这些，包括点名要自己和曾本之共同与会，其实是曾本之事先发了话并安排好的。

马跃之有些奇怪，他将会议手册摊开："这个会研究讨论的是曾先生的本行，就我一个人不属于你们这行，你不会是想出我的洋相吧？"

曾本之免不了要安慰他："一般会议都是务虚，不会有太大意义，我就是想拉你出来，一起散散心和说说话。"

说起来轻松，真实情况却未必。

曾本之在青铜重器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与威望，得益于他对早已失传的青铜重器铸造工艺的研究。

声名远播的曾侯乙编钟，是青铜重器领域最广为人知的。全套六十五件编钟按大小和音高编成八组悬挂在三层钟架上，总重量达两吨半，为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。外行人喜欢将它说成青铜重器中的万里长城，名头与天齐高，值得研究的奥秘却不多。比如铸造工艺，因为编钟的各个部位有明显的范缝，也就是铸造模型的不同模块间的缝隙。编钟钟体那些突出来的浮雕纹饰，也是明显通过复合方法组成范铸模型浇铸而成，若是再去研究是否还有其他铸造工艺，无异于说普通算术中的一加一不等于二。又比如青铜成分，这一点同样称不上难度，普通的化验员就能弄清楚。所以，有以上两点作保证，出土才五年时间，就被完整地仿制四套：一套放在原件出土地点所在的随州市博物馆，一套留在省博物馆，第三套给了有小故宫之称的台北市仁爱路鸿禧美术馆，第四套则被黄帝陵所收藏。

按时下常常被人形容的，如果说曾侯乙编钟是青铜重器中的皇冠，那曾侯乙尊盘则是皇冠上的明珠。曾本之正是因为对这颗明珠的研究而享誉中外考古学界。

时下还有一种说法，说一个人行不行，要看说这个人行不行的人行不行。同理用在青铜重器学界也是如此，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行不行，要看研究者所研究的东西行不行。曾本之在楚学院的地位之所以至高无上，就在于他潜心研究的曾侯乙尊盘的地位，在所有已发现的青铜重器中是至高无上的。连那些喜欢买彩票的楚学院勤杂工，都会用曾侯乙尊盘打赌，说假如某组号码能中大奖，自己马上就去做梦，将曾侯乙尊盘仿制出来。

像马跃之这样的非青铜重器专家，也会在某个场合脱口而出一句说："你都要成为曾侯乙尊盘了，别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"

在青铜重器研究方向上，因为研究曾侯乙尊盘成了楚学院的专利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楚学院的水准就是青铜重器学界的最高水准。

曾本之不知对那些更看重曾侯乙编钟的人解释过多少次，对曾侯乙尊盘的敬畏与崇拜，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。正是这种横空出世、独步天下的绝对之美，给曾侯乙尊盘带来空前的神秘与玄幻。让人禁不住想知道，如此美轮美奂、精巧绝妙的青铜重器，为何上下几千年来仅此一件，哪怕有些许相似的，也找不到第二件。

"普天之下，但凡穷尽精华而为的物品，一定是非凡之人作非凡之用。"出自曾本之口的这句话，所指的正是曾侯乙尊盘关键所在。研究成果公布之初，曾本之曾在不太大的范围内作过确切的说明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 徐则臣　（连载 95）

对李老师身份的质疑，多少让她跌了身价。尽管如此，某一天杨家奶奶颠着小脚见人就笑，神神秘秘地宣布二十五岁的杨千里要娶媳妇时，还是没一个棉花庄人敢往李老师身上想，虽然大家都知道，杨家几年来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想得美，天鹅掉了价那也是天鹅！鞭炮响起来，穿上大红的新衣服的姑娘就是李老师，她和土著杨千里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连鞠九个九十度深躬。九是最大的数，圆满之前的喜不足，又代表了对老人家的崇敬绵延无穷。棉花庄的小伙子们哭了，女人们也掉了眼泪。什么世道啊，北京人嫁给了棉花庄的竹器匠了！掉完眼泪又忍不住邪恶地想，哼，别以为得了个元宝，是不是个北京货两说呢！

这是个谜。

的确是个谜。这事没人弄得清楚。李老师咬死了自己就是北京人：我不是北京人，那能是哪里人？她把北京的儿化音咬得饱满、充分，质疑者立马耷下脑袋。他们没听过正宗的北京话，但他们不得不承认，这么好听的声音只能是北京话，因为它是来自北京的声音。婚礼一个娘家人没有。没法有，李老师说，爹妈都死了，你让我到哪儿找他们？兄弟姐妹？李家就我一根独苗。亲戚？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是我亲戚，全招呼来吗？至亲？我可没钱让他们从新疆、呼伦贝尔和西双版纳跑过来。李老师压低声音对杨千里说："还有一个叔叔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了，要不叫他来？"

杨千里耳朵嗡地充了血，"千万别，"他说，谨慎地朝门外看看，"李老师，求你小点声。这要被人知道了，咱们一家别过了。"

"那你跟你爹妈、你奶奶、你兄弟姐妹说清楚，随别人叽歪去，别听点风吹草动就把耳朵竖起来。我是北京人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淮海市鹤顶县临水公社棉花庄人，是你杨千里的老婆。听懂没？"

"听，听懂了，李老师。"

这样的对话方式，是杨杰父母多年来夫妻生活的基本格局。听懂没？听懂了，李老师。

出了门，杨家人提到孙媳妇、儿媳妇和媳妇时，都是"俺们家李老师"。一家人都听懂了。听懂了和不怀疑又是两回事。杨杰奶奶，也就是杨千里他妈，二十年后躺在自家的床上进入弥留之际，临死前最后一件事是，把李老师叫到跟前，说："杰出他妈，有句话不问出来我死不了。你跟妈说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北京人？"

老太太满头白发，她的婆婆已经死去多年。杨杰正准备去当兵，李老师因为身体不好，已经从棉花庄小学提前内退。

"不是。"李老师端坐在杨千里编出来的一把竹椅上。

"那你是哪里人？"

"棉花庄人。"

老太太笑了，说："好。"歪了歪头，咽了气。身体僵了，笑还留在脸上。老太太死得很满意。

李老师对杨杰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从杨杰懂事开始，她就把杨杰叫到一边，说："儿子，你叫杰出。妈靠你了，别给北京人丢脸。"

杨杰还小，小得只能叫杨杰出，根本不知道北京在哪里。但他知道北京有个红太阳，有天安门、故宫、长城、颐和园、圆明园、中南海、恭王府、什刹海，还有炸酱面、麻豆腐、驴打滚、茯苓饼和北京烤鸭。他使劲儿点头，心里头却烦得要死，李老师跟他说得实在太多次了，多得他烦十个来回都不算过分。他还知道北京大学。1977 年恢复高考，李老师不顾杨千里和公公婆婆反对，执意参加高考，报的就是北京大学。当然，没考上。第二年，杨千里说，想考你就再考一年吧，念了大学我在家带孩子。李老师摸摸自己的肚子，已经怀上了杨泽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她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，杰出，你要替妈回到北大去。杨杰没替成，高考落榜参了军，成了一名光荣的养猪士兵。但他帮李老师找了一个纯正的北京儿媳妇。

所以你看，婆媳关系不好都不可能。崔晓萱头一回到鹤顶见公婆，棉花庄只剩下个名字。村庄的建制取消了，成了毗邻县城鹤顶的棉花庄高新技术开发区，拆迁后的农民早就农转非，拿到了城镇户口，原来前后左右的街坊，现在不是你住我头顶上，就是我把你踩在脚底下。崔晓萱跟着杨杰一路爬上六楼，开门走出来个小老太太，跟一至五楼所有人的口音都不同，老太太说："回来了？"

进了门，崔晓萱逮着空问杨杰："你妈这声音南腔北调的。是北京人吗？"

"不像？"

"不——太像。"

"这就对了。我都快三十了。要是移民到伦敦，我妈现在肯定是一口伦敦郊区音。"

"那倒也是。不过，"崔晓萱摸摸鼻子，"还是觉得声音的底子里哪个地方不地道。"

杨杰听明白了崔晓萱的意思。他刚到北京那几年，海淀、朝阳、东城、西城、通州、石景山、平谷、顺义、怀柔、密云、昌平、延庆、丰台、大兴、门头沟全去了，连北京周边河北的几个县都跑了，一边听当地人说话，一边回忆母亲最初的声音。他像语言学家那样深入到方言的内部去辨析：如果真要挑最接近的一个声音，那只能是河北燕郊的口音；准确地说，带着燕郊口音的普通话。

"我妈六八年来鹤顶，三十多年，北京都换了个世界，老北京人自己出门都迷路，哪还有地道的北京话？就是有，你也听不出来，你那北京话也不知道被篡改过多少回了。"

"那倒也是。"崔晓萱说，"这下好了，以后你要欺负我，我就告诉你妈。你妈和我是一头的！"

"没错，你们是一头的。"不管事实如何，杨杰想，北京已经成了他的真相，李老师用她坚强的一生坐实了这一点。

后来他和崔晓萱领了结婚证，从民政局出来给家里打电话，李老师在千里之外突然就哭了。杨杰听得出母亲克制之后的哽咽。李老师说，妈也不知道值还是不值。这句话的复杂程度，除了杨杰没人明白。"北京"是他们一家心尖上的肿瘤，是历史遗留问题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 陈彦　（连载 103）

按牛顿的万有引力说，万事万物，最终获胜的永远是引力。到底是什么引力让她欲罢不能呢？欲望、前程、体面、尊贵、物质、金钱、上流、虚荣……这一切的一切，安北斗都无法满足她。而储有良几乎应有尽有。虽然储有良在金钱上也并没有太大把大把地抛掷，她在这方面似乎也没有太多的要求。他每每回一次省城，能给她带回一些高档化妆品和围巾、衣裙足矣。她没有接受过他一分现金，那也是她保持矜持和尊严的最后底线。她也在不断地试探，看储有良是不是真心。几个月过去，她似乎已看到了他的坚定。因此，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与安北斗如何脱离婚姻关系了。

这期间她也看过不少《婚姻大全》和《离婚指南》之类的书籍，还有类似的八卦小说，找到的基本答案，就是你要跟谁脱离关系，须当断则断，绝不可藕断丝连。可她心里对安北斗，确实有藕断丝连的东西，何况还有孩子这个"牵筋"。但黑洞效应，已经不容她再做任何游移不决的思考，只能奋不顾身地向几百万度的燃点中扑去。

当中秋节来临时，她觉得已是解决问题的时机了。事情的过程只有她妈完全知道。而父亲，有点长吁短叹，好像是在官场受了白眼，在家也只能选择有口说不出的沉默寡言。说了只会跟老婆吵架闹仗，他不能跟母女二人都做了对头。唯有放弃抵抗，只跟外孙女搅和在一起，才见他脸上还有点副科级领导的光泽。

杨艳梅终于在合适的时机抛出了"好说好散"这句话。她不相信安北斗没有听到任何传闻。连她自己都感到县城已经地震了，难道乡间小镇能如此闭塞，一点都察觉不到余震？她在等待着安北斗的反应。坠向黑洞的物体是绝对逃逸不出来了。这些常识都是他讲给她听的，现在该他好好消化一下现实生活中的黑洞原理了。尽管她仍觉得撕破脸有点早，也有点无处下手，但黑洞的吸附力与速度，已经不允许她再迟疑徘徊，必须当机立断了！

48　摘星星的"骗子"

安北斗中秋之夜并没有在山上盘桓多久，也再没心思观测和拍摄那个似乎已久违的圆月，而是回到医院住院部，找到了值班护士。这是那几个下午朝他挤眉弄眼的护士之一，但他觉得她的眼神中有同情感，也有欲说还休的某种隐秘。小护士终于开口了："哥，你千万别说我说的。我是看着你可怜。我男朋友也是被别人撬走的，把我蒙了大半年，我见不得这些事。但这都是会要人命的事，我说了你可得把嘴把严啊！"安北斗突然不想问了，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丑陋。尤其是一旦捅破，家庭怎么办？安妮怎么办？就在他扭身出门的时候，小护士大概是特别不放心，又撵上来叮咛了一句："哥，可千万别说见过我噢。"正是这种闪烁其词，让他的好奇心再次冲破了理性："到底咋回事嘛？"她又是一番掩饰，然后就竹筒倒豆子全倒了出来。甚至连跳皮筋的儿歌，都给他朗诵了一遍。他立即想到了南归雁急切让他进城团聚的表情。说明这个世界上，除了自己，"戴绿帽子"已是路人皆知的笑柄了。他特别恼怒，当时就想朝政府大院冲。但一想到女儿，也想到了昔日的杨艳梅，到底还是在冲到大门口后，狠狠砸了一拳，离开了。

他在县河边徘徊到快天亮时，终于还是忍不住想去见见女儿。他越来越不相信杨艳梅的话，也越来越恼恨着那个丈母娘。他坚信杨艳梅能走到今天，丈母娘一定没少给力。最早逼着杨艳梅跟自己上山看星星的是她，因为那时他大学刚毕业，都认为前途无量；后来撺掇着把杨艳梅调走的也是她；不让安妮跟他见面，老说你爸半夜上山看星星，迟早都会被狼叼去的还是她。兴许安妮就在家里，只是不想让他见到而已。无论如何，他都得见见女儿了。

天亮时，他到底还是游走到杨艳梅家附近了，他想等待女儿出现。同时，他也在考虑对策。他甚至都想回去听听南归雁、何首魁，还有草老师的主意。南归雁是同学也是领导，何首魁懂法，草老师明理。可这事，又是跟谁能说出口的？先闹起来？还是先压住火，不行了再跟杨艳梅谈谈，兴许就是传言呢？只要她不承认，他也就会放过这一切。放过她，就是给家庭一线生机，给女儿一张脸面。何况自己毕竟还无半点真凭实据。快十年的社会工作经验也让他懂得，传言常常很离谱。没弄清原委，冲动起来就是放纵魔鬼出笼。北斗镇就发生过因奸情传言，而愤然打死无辜者的凶杀案。他浑身的血性告诉他，此时必须先冷静下来。冷静会让事实澄明。星空就是因为冷静，而各自行有轨道，安之若素，值守恒常。

直到九点多，他才看见杨艳梅从外面回来，手里还玩着钥匙。见他，先是一惊，然后又恢复了昨日的冷若冰霜。

（未完待续）